

青春的拉丁美洲(下)

◆ 蒲实

狂欢与孤独

小时候,在我模糊的想象世界里,拉丁美洲是颜色瑰丽和欢天喜地的。巴西和墨西哥的狂欢节,是儿童画家最愿意呈现给孩子们快乐童年的题材之一。长大后,给我的孩子讲故事,拉美依旧充满着浓烈的狂欢意向。

在理查德·斯凯瑞的《热热闹闹的世界》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动物——蟒蛇、食蚁兽、鳄鱼、穿山甲、鸚鵡、企鹅等,排队乘飞机去里约热内卢过狂欢节。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的蚂蚁撑爆了美洲豹驾驶的飞机,蟒蛇就用很长的身体把飞机捆了起来,飞机安全降落在里约的海滩,小动物们跳着热辣的桑巴舞,吃着美味的热带水果,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墨西哥人也热爱节日和公共集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庆祝理由,来打断时间的进程,以纪念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节日的艺术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已衰落,在拉美却保持完好。

看一看巴西和墨西哥的大型宗教节日,总是歌舞、乐队、典礼、烟花、香槟、奇装异服,就像把威尼斯的化装舞会搬到了南美更有乡土气息的艳阳天下面。“我们的日历排满了节日。某些日子,为祝贺瓜达卢佩圣母或萨拉戈萨将军,无论在偏僻的乡村还是繁华的都市,举国上下都祈祷、喧哗、暴食、狂欢、酗酒和斗殴。每年的9月15日夜23点,在墨西哥所有广场都举行‘狂呼节’,一大群着实兴奋的人们狂呼达一小时之久。”一位拉美作家这样介绍。

对拉美人来说,真正的快乐是一种陶醉、一阵旋风;节日夜晚的欢呼声中,他们的声音在光亮中的进发,生与死模糊了界限。狂欢节与酒精,进而与热情奔放拉美性格结合在一起,在气候严酷的巴塔哥尼亚,则将其推向极致:嗜饮者酩酊大醉,虔诚者日夜祷告,孤独者更趋孤独,豪饮之后,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直到读到拉美作家的这些文字,那副狂欢节的面具才最终被掀开来。面具之后,藏匿着一张孤独的面容——那不再是一张孩童纯



■ 阿根廷首都街头一家餐厅门前的探戈表演



■ 今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上踩高跷的舞者

真无邪的脸,却俨然是青春的少年迷惘而忧伤的脸,热情奔放掩盖着他的忧郁。

看不见摸不着的墙

在拉美作家色彩滚滚流淌的绚丽文字里,正是奥克塔维奥·帕斯一段稳沉的话,几乎颠覆了我之前对拉美的所有印象:我们狂呼,“或许是为了在一年剩下的日子里更好地沉默”。他这样写道。面具后面的人其实“害怕别人的目光,缩成一团,变成了影子、幽灵、回声;他不会走路,只会滑动;他不出主意,只是暗示;他不会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他不会抱怨,只会微笑。这种掩饰,大概产生在殖民时期”。对自我的发现,表现就是看到自己的孤单。

帕斯揭示出拉丁美洲的心灵:“在世界与我们之间,展开一面看不见摸不着的墙:我们意识的墙。这种启示几乎总是发生在少年时期。孩子和大人可以通过游戏和工作超越或忘记自身的孤独;而介于童年和青年之间的少年,则在这无限丰富的世界面前有一刻的不知所措。少年惊异于这种存在。惊异引发了思考,探身意识的河流。他自问:这张从深处慢慢显露,因水波变形了的脸是我的吗?生存的独特——孩提时代纯净的感觉——变成了疑惑与提问,变成了充满问号的意识。”

突然间,在这段话中,拉丁美洲的性格以

一种人格化的方式,向我呈现出它生命的另一面向:少年不在意他在水中看到的那张脸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眼看上去它像解不开的谜,像一块布满裂缝与符号的圣石,老人的面具是一些无形的面孔凝结的历史。有一天,这些面孔会再次浮现,疑惑,不安,被一道凝视的目光所挖掘。因为这道目光,这些面孔变成了脸,然后变成了面具、含义、历史。就像所有拉美国家所经历的独立运动与革命一样,美洲的自我觉醒,伴随着与世界性思潮的接触,也带来了冲突与迷惘,独裁、暴政与政变不断。

无需渲染的地方色彩

阿根廷诗人班奇斯有一篇文学名作,叫《陶瓮》,里面有些诗句,人们第一眼读,会觉得那不是纯阿根廷的。诗句说:“……太阳在房顶/和窗口闪耀。夜莺/仿佛在说它们坠入情网。”诗人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这些诗句的,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没有房顶,只有屋顶平台。而夜莺与希说是现实生活中的鸟,不如说是文学中的、希腊和日耳曼传统中的东西。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却说:“在这些常规形象的运用上,在那些违反常规的房顶和夜莺上,当然没有阿根廷的建筑和鸟类,但是有阿根廷的腼腆和暗示。班奇斯在抒发压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义,急需大量军饷,对处于困境中的大哥爱莫能助。然而,孙眉不仅对此毫无怨言,而且看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更增添了他对胞弟的理解和支持。考虑到今后能对胞弟的反清革命有更多的帮助,他毅然决定结束在檀香山惨淡经营了数十年的事业,返回檀香山,把留在那里的杨太夫人、弟媳卢慕贞及儿女等移居香港九龙。

那时,孙中山的结拜兄弟陈少白因协助富商陈廉虞、杨西岩等反对粤汉铁路官办,获得巨款酬谢,因而购置九龙牛池湾荒地10余亩,经营房地产。当孙眉偕同母亲等到九龙后,陈少白想把一半余地卖给孙眉,让他经营农场,并商定等他把握檀香山的产业变卖后,将余资支付地费。这样,孙眉就与杨德初等建造草屋,种植果菜、饲养鸡猪等。由于孙眉少年时曾当佣工,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习惯,里里外外的一切琐事都由他亲自去做。

不久,孙眉在檀香山的友人来信说,他在那里的产业变卖后仅够支付诉讼费,令他大失所望。陈少白得悉后,不但不加抚慰,而且不顾情理地追讨地租,令孙眉气愤不已。孙眉愤慨地对陈少白说:“君办《中国日报》时,吾得舍弟信曾汇款助君多次,今君乃忍以戈戈之数相逼耶?”

原来,1899年冬,反清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为扩大革命影响,振奋人心,就从日本写信给大哥孙眉,希望他捐款筹办《中国日报》。此时,因檀香山已并入美国,华侨经营的企业受到种种限制,生意亏损,但孙眉不负胞弟的厚望,宁愿典出一部分不动产,按孙中山的要求把一大笔钱汇给在香港的陈少白。由于孙眉的鼎力赞助,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问世,陈少白是发行人、总编辑。《中国日报》极力鼓吹革命,深受海内外革命志士仁人、爱国华侨的欢迎,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张革命报纸。

陈少白听了孙眉的斥责,一时无言以对,只好让步。但他事后耿耿于怀,对陈景华、冯自由埋怨道:“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华盛顿可容易商量,拿破仑则无法应付耳。”事实上,孙眉与陈少白经过这件事,几至反目,后经冯自由从中斡旋,双方才和解。

16.游杭州

转眼间暑假又要来临,罗小微在食堂门口堵住了沈嘉毅,问他暑假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出门旅游的计划,小微听了后直接和他商量:“那好,我们一起去何麒的老家吃杨梅。”嘉毅瞪了小微一眼说:“你想旅游想疯啦,亏你想得出来,我和他又不熟悉。”

小微将自己为何麒介绍女朋友的事情告诉他。嘉毅问:“是谁做他的女朋友了?”小微神秘地望了他一眼,答道:“我们班里的刘杏。”但嘉毅疑惑地问:“你为他介绍女朋友,和我们去他老家玩有什么关系?”小微继续解释道:“他俩刚刚开始谈朋友没几天,何麒要刘杏去他老家玩,但她又不敢一个人跟他去,拉着我,所以我只能来拉你了,怎么样,给个面子吧。”

去何麒老家必须经过杭州,按照他们预定的路线先在杭州玩两天。出发的那天早晨,何麒和小微早就等在了宿舍楼下。嘉毅客气地对何麒说:“我纯粹是来揩油的,给你们增添人数了。”何麒满脸喜悦地说:“你来,我开心还来不及呢。人数再多也没关系。我爸爸为了我们这次出游,早就要他们办公室特地去买了一辆新车,可以坐六七个人呢。”

说话间刘杏从宿舍出来了,一辆崭新的面包车也停到了他们面前,从车内驾驶座上下来一位中年男子,见了何麒说:“小麒,你爸爸叫我来带你们。这次你们几个人?”

何麒像见到了亲人,见到了能够证明自己高人一等的亲人一样,赶忙上前亲切地叫道:“徐叔叔,辛苦你了,我们一行四人。”脸上流露出久违的骄傲和得意,转身向嘉毅他们自豪地介绍道,“徐主任,是我们县里的办公室主任,这次我们出游就麻烦他了。”

到了杭州已经是下午了,徐主任为他们在离西湖不远处的市政府招待所借了房间,然后陪他们去柳浪闻莺游玩,在柳浪闻莺的茶室喝茶休息。紧贴西湖的茶室外有大大的太阳伞和藤桌藤椅,他们五人坐定欣赏湖光山色美景时,一艘小游船靠了上来,划船的船老大过来揽他们坐小船的生意,何麒朝刘杏建议道:“坐在这里休息,还不如坐到船上去。”

何麒和刘杏并排坐在船的当中,船老大

在他心头的巨大痛苦时,在谈到那个抛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片空虚的女人时,他运用了房顶和夜莺之类的外来的常规形象,这种特定环境是意味深长的:它透露了阿根廷人的腼腆、怀疑、欲言又止,很难和盘托出我们的隐衷。”

真正土生土长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拉丁美洲吗?如果阅览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不是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或法国的文学传统中去追寻传统和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最初令我有些匪夷所思的疑问。

阿根廷人也应如此,“即使不渲染地方色彩,我们也能是阿根廷人”。巴西也是如此。当代葡萄牙语的巴西作家,并没有通过书写大量的巴西风景与运用印第安元素来建立自己的话语,而是选择了刚刚兴起的城市作为空间,通过“城市文学”来书写“不需要风光的巴西性”。

南美旷野

然而,在所有对拉丁美洲的书写里,我最喜欢的是威廉·亨利·赫德森童年回忆里的南美旷野。赫德森的父母都是从英国到北美新大陆移民的后代,全家迁居到阿根廷,在那里的大草原上购置了一片牧场。他们的家门口有25棵翁布树,从坡地上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溪流、湖泊、野牛、马群、奇花异鸟以及随处可见的刺菜蓟和翁布树。这些,构成了赫德森童年的记忆。当他离开阿根廷回到英国后,他无法忘却大自然给他带来的感觉,终其一生不断在英国的自然中去寻访。在晚年对童年的回忆《远方与往昔》中,他这样描写童年时代的南美旷野:黄昏时分,牛群回家,四五百头之多的牛群带着响亮的哞叫声和吼叫声,在回家的路上奔跑,掀起一大片铺天盖地的尘埃,紧随其后跃马奔驰的牧人疯狂地吆喝,催赶着牛群;而家里,却是温馨的景象:晚饭后,孩子们在门前草地上做游戏,母亲坐在屋外,把正在看的书放在膝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抹夕阳映在她的脸上。

原始野性与恬淡的田园,荒凉与文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的回忆里结合为一体,不再有我与他之别。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在他们身后摇着橹。徐主任看着小游船慢慢划走,感叹道:“小何是我们县里第一个考上上海读大学的年轻人。他父母为了他能考上上海的大学,请了不少家教。现在就剩下另外一个心愿了,望他能够娶一个上海的女孩。”小微听了后,后悔为他俩牵线搭桥,因为刘杏虽然非常优秀,但不是上海的女孩,不是何麒父母要的媳妇。

第二天早上,小微和刘杏起得很早,飞快地梳洗完毕就上白堤去散步。小微被美景深深吸引,赞叹道:“这里真美,真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接着话题转到了刘杏和何麒身上,“想必你们的爱情也会突飞猛进吧?谈谈,对白马王子的印象如何?”

刘杏爽快地答道:“跟你说实话吧,和他这样的人谈恋爱,真是太无聊了。我已经和他说得明白了,我还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如果后天去他老家,最好不要和他父母碰头,如果碰头绝对不能说我是他的女朋友,免得收不了场。”

小微听到她这么说,想起了昨天徐主任关于何麒父母想法的话,突然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好像避免

了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昨天的后悔和内疚烟消云散,于是笑嘻嘻地说:“看来我乱点鸳鸯谱了。”刘杏并不知道小微时下的的心情,还宽慰道:“不怪你,你的热情好意我知道。”接着意犹未尽地说,“主要是他离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相差太远,干儿子不像干儿子,而且心比天还高,嘴巴比天还大,内心空虚,徒有其表,他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他,我已打定主意,这次回家就和他结束,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心中有数了。”

他们的旅游日程缩短一天,在何麒的老家兜了一圈后,大家在农民的杨梅地里自己摘了些杨梅,算是尝个鲜。小微和刘杏担心的和何麒父母见面的尴尬场面总算避免了,也许何麒自知刘杏不愿意见他父母而取消了见面,最后他还很有风度地坚持陪大家回到学校。

在回上海的途中,完全不同于出发的时候,何麒心情坏到了极点。西子湖畔,人称是随时都会遇见爱情故事的地方,他却一无所获,出发前的热情和憧憬付之东流,感到非常丢脸。

七九届高中生

宋坚雷

